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一

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人陰功叨世爵

燕門壯士吳門豪

筑中注鉉魚隱刀

詩曰

感君恩重與君死

泰山一擲若鴻毛

話說唐德宗朝有個秀才南劍州人姓林名積字善甫爲人聰俊廣覽詩書九經三史無不通曉更兼存心梗直在京師太學讀書給假回家侍奉母親之病母病愈不免再往學中免不得暫別母親相辭親戚隣里教當直王吉挑着行李迤邐前進在路但見

或過山林聽焦歌於雲嶺又經別浦聞漁唱於

烟波或抵鄉村、却遇市井、纔見綠楊垂柳、影遮
幾處之樓臺、那堪啼鳥落花、知是誰家之院宇、
看處有無窮之景致、行時有不盡之驅馳、

饑餐渴飲、夜生曉行、無路登舟、不只一日、至蔡州到
個去處、天色已晚、且見

十里俄驚霧暗、九天倏觀星明、八方商旅卸行
裝、七級浮屠燃夜火、六鷁飛鳥爭投棲于樹杪、
五花画舫盡返棹、于洲遶四野牛羊皆入棧、三
江漁釣悉歸家、兩下招商俱說此間可宿一聲
画角、應知前路難行、

兩個投宿于旅邸小二哥接引揀了一間寬潔房子
當直的安頓了擔杖善甫稍歇討了湯洗了脚隨分
喫了些晚食無事閒坐則箇不覺早點燈交當直安
排宿歇次日早行當直王吉在床前打鋪自睡且說
林善甫脫了衣裳也去睡但覺物癡其背不能睡着
壁上有燈尚猶未滅遂起身揭起薦席看時見一布
囊囊中有一錦囊中有大珠百顆遂收於箱篋中當
夜不寐話下到來朝天色已曉但見

曉霧裝成野外殘霞染就荒郊耕夫隴上朦朧
月色將沉織女機邊慨蕩金烏欲出牧牛兒尚

睡養、養女未與樵舍外已聞犬吠、招提內尚見僧眠。

天色將曉、起來洗漱罷、繫褰畢、教當直的一面安排了行李、林善甫山房中來、問店主人前夕恁人在此房內宿、店主人說道、昨夕乃是一巨商、林善甫見說、此乃吾之故友也、因俟我失期、看着那店主人道、此人若回來尋時、可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尋問林上舍名、積字善甫、千萬千萬不可誤事、說罷、還了房錢、相揖作別去了、王吉前面挑着行李什物、林善甫後面行、迤邐連前進、林善甫放心不下、恐店主人忘了、

遂於沿路上令王吉於牆壁粘手榜云某年某月某日有劍浦林積假館上庠有故人元珠可相訪於貫道齋不只一日到於學中叅了假仍舊歸齋讀書止說這囊珠子乃是富商張客遺下了去的及至到於市中取珠欲貨方知失去說得魂不附體道苦也我生受數年只選得這包珠子今已失了歸家妻子孩兒如何肯信再三思量不知失於何處只得再回沿路店中尋討直尋到林上舍所歇之處問店小二時店小二道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張客道我歇之後有恁人在此房中安歇店主人道我便忘了從你去

後有個官人來歇一歇了，隨即便去。臨行時分付道：「有人來尋時，可千萬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問林上舍名積。」張客見說，言語蹉跎，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當日只得離了店中，迤邐再取京師路上來，見沿路貼着手榜，中有元珠之句，畧畧放心，不只一日，直到上庠，未去歇泊，便來尋問，學對門有個茶坊，但見

本廬高懸紙屏，橫掛壁間名畫，皆唐朔吳道子丹青，甌山新茶，蓋山居玉川子佳茗。

張客入茶坊喫茶，罷問茶博士：「道此間有個林上

舍否博士道上舍姓林的極多，不知是那個林上舍。張客說：「貫道齋名積字善甫。」茶博士見說，這個便是個好人。張客見說道：「是好人，心下又放下二三分。」張客說：「上舍多年個遠親，不相見，怕忘了。」若來時相指引，則昭正說不了。茶博士道：「兀的出齋來的？」官人便是他，在我家寄衫帽。張客見了，不敢造次。林善甫入茶坊，脫了衫帽。張客方纔向前，看着林上舍，唱個喏，便拜。林上舍道：「男兒膝下有黃金，如何拜人？」那時林上舍不識他有甚事，但見張客簌簌地淚下，哽咽了，說不得，歇定，便把這上件事一一細說一遍。林善甫

也是個
不負心
的

見說便道不要慌物事在我處我且問你則個裡面
有甚麼張客道布囊中有錦囊內有大珠百顆林上
舍道多說得是帶他去安歇處取物交還張客看見
了道這個便是不願都得但只覓得一半歸家養膳
老小感戴恩德不淺林善甫道豈有此說我若要你
一半時須不沿路粘貼手榜交你來尋張客再乞耶
肯都領情愿只領一半林善甫堅執不受如此數次
相推張客見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感戴洪恩不已
拜謝而去將珠子一半於市貨賣賣得銀來恰在有
名佛寺齋僧就與林上舍建立生祠供奉報答還珠

之恩善甫後來一舉及第詩云

林積還珠古未聞 利心不動道心存

暗施陰德天神助 一舉登科耀姓名

善甫後來位至三公二子歷任顯宦古人云積善有
善報積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作惡之家必
有餘殃正是

黑白分明造化機 誰人會解劫中危

分明指與長生路 爭奈人心着處迷

此本話文叫作積善陰陽乃是高師老郎傳留至今
小子爲何重宣這一遍只爲世人貪財好利見了別

人錢鈔，昧着心就要起發了。何況是失下的，一發是應得的了。誰肯輕還本主，不知冥冥之中，陰功極重。所以裴令公相該餓死，只因還了玉帶，後來出將入相，實諫議命主絕嗣，只爲還了遺金，後來五子登科。其餘小小報應，說不盡許多。而今再說一個一點善念，直到得脫了窮胎，變成貴骨。說與看官們一聽。方知小子勸人做好事，的說話，不是沒來歷的。你道這件事，出在何處？國朝永樂爺爺未登帝位，還爲燕土其時有個相士，叫做袁柳莊，名珙，在長安酒肆遇見一縣軍官打扮的，在裡頭喫酒。柳莊把內中一人

看了一看、大驚下拜道、主公乃真命天子也、其人擡手道、休得胡說、却問了他姓名去了、明日只見燕府中有懿旨、召這相士、相士朝見、擡頭起來、正是昨日酒館中所遇之人、元來燕王裝做了軍官、與同護衛數人、出來微行的、就密教他仔細再相柳莊、相罷稱賀、從此燕王決了大計、後來靖了內難、乃登大寶、酬他一個三品京職、其子忠徹亦得蔭爲尚寶司丞、人多曉得柳莊神相、却不知其子忠徹傳了父術、也是一個百靈百驗的、京師顯貴公卿、沒一個不與他往來、求他風鑑的、其時有一個姓王的部郎、家中人眷

不時有病。一日袁尚寶來拜見他。而有憂色。問道。老先生尊容滯氣。應主人眷不寧。然不是生成的。恰似有外來妨礙。原可趨避。部郎道。如何趨避。望請見教。正說話間。一個小廝捧了茶盤出來。送茶。尚寶看了。一看火驚道。元來如此。須臾喫罷茶。小廝接了茶鍾。進去了。尚寶密對部郎道。適來送茶小童。是何名字。部郎道。問他怎的。尚寶道。使宅上人眷不寧者。此子也。部郎道。小廝姓鄭名興兒。就是此間取的。未上一年。老實勤緊。頗稱得用。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寧。尚寶道。此小廝相能妨主。若留過一年之外。便要損人口。

豈止不寧而已。部郎意猶不信道。怎便到此。尚寶道。
老先生豈不聞馬有的。盧能妨主。手版能忤人君的。
故事麼。部郎省悟道。如此只得遣了他罷了。部郎送
了尚寶出門。進去與夫人說了。適聞之言。女眷們見
說了這等說話。極易聽信的。又且袁尚寶相術有名。
那一個不曉得。部郎是讀書之人。還有些懦弱未服。
怎當得夫人一點疑心之根。再拔不出了。部郎就喚
興兒到跟前。打發他出去。與兒大驚道。小的並不曾
壞老爺身體。如何打發小的。部郎道。不爲你壞事。只
因家中人只不安。袁尚寶爺相道。都是你的緣故。沒

倪是好
機非無
情之流

奈何打發你在外去過幾日。春光景再處與兒也曉得。袁尚寶相術通神。如此說了。畢竟難留。却又捨不得家主大哭一場。拜倒在地。郗郎也有好些不忍。沒奈何強遣了他。果然與兒出去了。家中人口從此平安。郗郎合家越信尚寶之言。不爲虛謬。話分兩頭。且說與兒含悲離了王家。未曾尋得投主。權在古廟棲身。一日走到坑厠上。瘡痍只見壁上掛着一個包裹。他提下來一看。乃是布線密密。且是沉重。解開一看。乃是二十多包銀子。看見了。伸着舌頭縮不進來道。造化造化。我有此銀子。不憂貧了。就是家主趕了出

三
三

三
三

來也不妨又想一想道我命本該窮苦投靠了人家尚且道是相法妨礙家主平白無事趕了出來怎得有福氣受用這些物事此必有人家幹甚緊事帶了來用因爲登東司掛在壁間失下了的未必不閑着幾條性命我拿了去雖無人知道却不做了陰陽事體畢竟等人來尋還他爲是左思右想帶了這個包裹不敢走離坑廁沉今到將晚不見人來放心不下取了一條草薦竟在坑版上鋪了把包裹塞在頭底下睡了一夜明日絕蚤只見一個人頭蓬眼腫走到坑中來見有人在裡頭看一看壁間喫了一驚道東

西已不見了，如何回去得？將頭去坑牆上亂撞，與見慌忙止他道：「不要性急，有甚話？」且與我說個明白。那個人道：「主人托俺將着銀子到京中做事，昨日偶因登廁，尋個竹釘掛在壁上，已後登廁已完，竟自去了，忘記取了包裹，而今主人的事既做不得，銀子又無了，怎好白手回去見他？要這性命做甚？」興兒道：「老兄不必着忙，銀子是小弟拾得在此，自當奉還。那個人聽見了，笑逐顏開道：「小哥若肯見還，當以一半奉謝。」興兒道：「若要謝時，我昨夜連包拿了去，不得何苦在坑版上忍了臭氣，睡這一夜不要昧了我的心，把包

所謂
人方便
百已方
顯

裏一撩、竟還了他、那個人見是個小廝、又且說話的確、做事慷慨、便問他道、小哥高姓、興兒道、我姓鄭、那個人道、施的主人也、姓鄭、河間府人、是個世襲指揮、只因進京來討職事做、叫俺拿銀子來使用、不知是昨日失了、今日却得小哥還俺、俺明日做事停當了、全小哥去見俺家主、說小哥這等好意、必然有個好處、兩個歡歡喜喜、同到一個飯店中、殷殷勤勤買酒、請他、問他本身來歷、他把投靠王家、因相被逐、一身無歸、上項苦情、備細述了一遍、那個人道、小哥患難之中、見財不取、一發難得、而今不必別尋道路、只在

使官也
告親昆
則盡全
如義士
矣

我下處同住下待我幹成了這事帶小哥到河間府罷了、典兒就問那個人姓名、那個人道、俺姓張、在鄭家做都管、人只叫我做張都管、不要說俺家主人、就是俺自家也盤纏得、小哥一兩個月起的、典兒正無接遶、聽見如此說、也自喜歡、從此只在飯店中安歇、與張都管看守行李、張都管自去兵部做事、有銀子得用了、自然無不停當、取鄭指揮做了巡撫、標下旗鼓官、張都管欣然走到下處、對典兒說道、承小哥厚德、主人已得了職事、這分明是小哥作成的、俺與你只索同到家去報喜罷了、不必在此停留、卽忙收拾

不自居
功不忘
人德亦
不易得

行李僱了兩個牲口，做一路回來，到了家門口，張都管畱與兒在外邊住了，先進去報與家主鄭指揮。鄭指揮見有了衙門不勝之喜，對張都管道：「這事全虧你能幹得來。」張都管說道：「這事全非小人之能，一來主人福蔭，二來遇個恩星，得有今日。若非那個恩星，不要說主人官職，連小人性命也不能勾回來見主人了。」鄭指揮道：「是何恩星？」張都管把登廁失了銀子，遇着鄭興兒，廁板上守了一夜，原封還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鄭指揮大驚道：「天下有這樣義氣的人，而今這人在那里？」張都管道：「小人不敢忘他之恩，邀他。」

同到此間拜見主人、見在外面、鄭指揮道、正該如此、快請進來、張都管走出門外、叫了興兒、一同進去、見鄭指揮、興兒是做小廝過的、見了官人、不免磕個頭下去、鄭指揮自家也跪將下去、扶住了、說道、你是俺恩人、如何行此禮、興兒站將起來、鄭指揮仔細看了、一看道、此非下賤之相、況且器量寬洪、立心忠厚、他日必有好處、討坐來與他坐了、興兒那里肯坐、推遜了一回、只得依命坐了、指揮問道、足下何姓、興兒道、小人姓鄭、指揮道、忝爲同姓、一發妙了、老夫年已望六、尚無子嗣、今遇大恩、無可相報、不是老夫要討便

如公前
難如此
故增爲
其見之
矣

宜情愿認義足下做個養子恩禮相待少報萬一不
知足下心下如何與兒道小人是執鞭墜甃之人怎
敢當此鄭指揮道不如此說是下高誼實在古人之
上今欲酬以金帛足下既輕財重義豈有重貲不取
反受薄物之理若便恁然無聞視老夫爲何等負義
之徒幸叨同姓寔是天緣只恐有屈了足下於心不
安足下何反見外如此指揮執意既堅張都管又在
傍邊一力撙掇與兒只得應承當下拜了四拜認義
了此後內外人多叫他是鄭大舍人名字叫做鄭興
邦連張都管也讓他做小家主子那舍人北邊出身

從小曉得些弓馬，今在指揮家，帶了同往薊州任所。
廣有了得的教師，日日教習，一發熱鬧，指揮愈加喜。
歡，況且做人，和氣又凡事老成謹慎，合家之人無不。
相投，指揮已把他名字報去，做了個應募舍人。那指。
揮在巡撫標下，甚得巡撫之心，年終累薦，調入京營。
做了遊擊將軍，連家眷進京。鄭舍人也同往，到了京。
中，騎在高頭駿馬上，看見街道，想起舊日之事，不覺。
悽然淚下，有詩爲証。

昔年在此拾遺金，

藍縷身軀乞巧心，

怒馬鮮衣今日過，

淚痕還似舊時深。

說鄭道擊又與舍人用了些銀子得了應襲冠帶
以指揮衙聽用在京中往來拜客好不氣榮他自
離京中到這個地位還不上三年此時王部郎也還
在京中舍人想道人不可忘本我當時雖被王家趕
了出來却是主人原待得我好的只因袁尚寶有妨
礙主人之說故此罷信了他原非本意今我自到義
父家中何曾見妨了誰來此乃尚寶之妄言不關舊
主之事今得了這個地步還該去見他一見纔是忠
厚只怕義父怪道翻出舊底來人知不雅未必相許
卽把此事從頭至尾來與養父鄭遊擊商量遊擊稱

贊道貴不忘賤，新不忘舊，都是人生實受。用好處有，何妨礙古來多少王公大人、天子宰相，在塵埃中，暑
活下賤起的大丈夫，正不可以此芥蒂。舍人得了養
父之言，即便去穿了素衣服，腰繫金鐙角帶，寬到王
部郎寓所來，手本上寫着：

門下走卒應襲聽用，指揮鄭興邦叩見。

王部郎接了手本，想了一回道：此是何人却來見我？
又且寫門下走卒，是必曾在那里相會過。心下疑
惑，元來京裡部官清澹，見是武官來見，想是有些油
水的，不到得作難。就叫請進鄭舍人，一見了王部郎。

連忙磕頭下去。王部郎雖是舊主人，今見如此冠帶，
換扮了一時，那里遂認得。慌忙扶住道：「非是統屬，如
何行此禮？」舍人道：「主人豈不記那年的典兒麼？」部郎
仔細一看，骨格雖然不同，體態還認得出。嘆了一聲
道：「足下何自能致身如此？」舍人把認了義父，討得應
襲指揮，今義父見在京營做遊擊的話，說了一遍。道
因不忘昔日看待之恩，敢來叩見。王部郎見說罷，只
得看坐。舍人再三不肯道：「分該侍立。」部郎道：「今足下
已是朝廷之官，如何拘得舊事？」舍人不得已，僞坐了。
部郎道：「足下有如此後步，自非家下所能留，只可惜。」

袁尚寶妄言誤我，致得罪于足下，以此無顏。舍人道：「凡事有數，若當時只在主人處，也不能得認義父，以有今日。」部郎道：「事雖如此，只是袁尚寶相術可笑。」可見向來浪得虛名耳。正要擺飯款待，只見門上遞一帖進來，道：「尚寶袁翁要來面拜。」部郎撫掌大笑道：「這個相不着的又來了。」正好取笑他。一回便對舍人道：「足下几到裡面去，只做舊時妝扮了，停一會待我與他坐了。」竟出來照舊送茶看書。部郎得出認不出舍人，依言進去，卸了冠帶，與舊日同伴取了一件青長衣披了，聽得外邊尚寶坐定討茶，雙手捧了一個茶盤，



恭恭敬敬出來送茶。袁尚寶注目一看，忽地站了起來道：「此位何人？」乃在此送茶。部郎道：「此前日所逐出童子興兒便是。今無所歸，仍來家下服役耳。」尚寶道：「何太欺我！此人不，論後日，只據目下，乃是一金帶武職官，豈宅上服役之人哉？」部郎大笑道：「老先生不記得前日相他妨礙主人累家下人口不安的說話了。」尚寶方纔省起向來之言，再把他端相了一回，笑道：「怪哉！怪哉！前日果有此言，却是前日之言也不差。今日之相也不差。」部郎道：「何解？」尚寶道：「此君滿面陰德，紋起若非救人之命，必是還人之物。骨相已變，看來。」

有德于人、人亦報之。今日之貴實繇于此。非學生之有誤也。舍人不覺失聲道：「袁命真神人也。」遂把厠中拾金還人、與挈到河間認義父親、應襲冠帶、前後事備細說了一遍道：「今日念舊主人、所以到此。」部郎起初只曉得認義之事、不曉得還金之事。聽得說罷、肅然起敬道：「鄭君德行、袁公神術、俱足不朽。快教取鄭爺冠帶來穿着了。」重新與尚寶施禮。部郎連尚寶多留了筵席。三人盡歡而散。次日王部郎去拜了鄭遊擊、就當答拜了舍人。遂認爲通家。往來不絕。後日鄭舍人也做到遊擊將軍而終。子孫竟得世蔭。只因一

點善念、脫胎換骨、享此爵祿、所以奉勸世人、只宜行好事、天並不曾虧了人、有古風一首爲証、

袁公術術真奇絕、

唐舉許負無差別、

片言甫時鬼神驚、

雙眸畧展榮枯決、

兒童坊里運何垂、

流落街衢實可哀、

還金一舉堪誇羨、

善念方萌已脫胎、

鄭公生平原個儼、

百計思淵恩誼廣、

螟蛉同姓是天緣、

袍帶加身報不爽、

京華重憶主人情、

一見袁公便起驚、

陰功獲福從來有、

始信時名不浪稱、

拍案驚奇卷二十二

錢多處白丁橫帶。運還時刺史當稍。

詩云

苑枯本是無常數

何必當風使盡帆

東海揚塵猶有日

白衣蒼狗判那間

話說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認爲寔。相如今人一有了時勢便自道是萬年不敗之基。傍邊看的人也是一樣見識。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泰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俗語兩句說得好。寧可無了有。不可有了無。專爲貧賤之人一朝變泰。得了富貴。苦盡甜來。滋味深長。若是富貴之人一朝失

勢落泊起來。這叫做樹倒猢猻散。光景着實難堪了。却是富貴的人。只據目前時勢。橫着膽。昧着心。任情做去。那里管後來有下稍沒下稍。曾有一個笑話道。是一個老翁有三子。臨死時分付道。你們倘有所願。實對我說。我死後求之上帝。一子道。我願官高一品。一子道。我願田連萬頃。末一子道。我無所願。願換大。眼睛一對。老翁大駭道。要此何幹。其子道。等我撐開了大眼。看他們富的富。貴的貴。此雖是一個笑話。正合着古人云。

長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父自
小必
見

雖然如此，然那等薰天赫地富貴人，除非是遇了朝
廷誅戮，或是生下子孫不肖，方是敗落散場。再沒有
一個身子上，先前做了貴人，以後流爲下賤。現世現
報，做人笑柄的。看官而今且聽小子先說一個好笑
的，說個人話。唐朝僖宗皇帝卽位，改元乾符，是時閭
宦驕橫，有個少馬坊使內官田令孜，是上爲晉王時
有寵，及卽帝位，使知樞密院，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
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遷除官職，不
復問白。其時京師有一流棍，叫省李光，專一阿諛逢
迎，誦事令孜，令孜甚是喜歡，信用薦爲左軍謀，忽一

日奏授朔方節度使。豈知其人命薄。沒福消受。初下
之日。暴病卒死。遺有一子。名喚德權。年方二十餘歲。
令孜老人不忍。心裡要擡舉他。不論好歹。署了他一
個副職。時黃巢破長安。中和元年。陳敬瑄在成都。遣
兵來迎。僖皇令孜遂勸僖皇幸蜀。令孜扈駕。就便叫
了李德權同去。僖皇行在佳。于成都令孜與敬瑄相
與交結。盜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在兩人左右。遠近
仰奉。凡奸豪求名求利者。多賄賂德權。替他兩處打
開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右僕射。一時薰灼無比。後來僖皇薨逝。昭皇卽位。

宋史
謝安

天順二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王建屢表請殺令孜敬瑄朝廷懼怕二人不敢輕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不等朝廷旨意竟執二人殺之卓奏云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貢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閭外先機恐失於穀中

平日之
資初至

於時追捕二人餘黨甚急德權脫身遁於復州平日枉有金銀財貨萬萬千一毫却帶不得只走得空身盤纏了幾日衣服多當來喫了單衫百結乞食通途可憐昔日榮華一旦付之春夢却說天無絕人之路復州有個後槽徒兒叫做李安當日李光未除時

與他相熟偶在道上行走忽見一人襤褸丐食仔細
一看認得是李光之子德權心裡惻然邀他到家裡
問他道我聞得你父子在長安富貴後來破敗今日
何尚在此德權將官司追捕田陳餘黨脫身亡命到
此困窮的話說了一遍李安道我與汝父有交你便
權在舍下住幾時怕有人認得你可改個名只認做
我的侄兒便可無事德權依言改名彥思就認他這
看馬的做叔叔不出街上乞化了米及半年李安得
病將死彥思見後惜有官給的工食遂叫李安投狀
道身已病廢乞將姪彥思繼克後惜不數日李安果

再世爲人

敗者多
矣無肯
聽河也

死彥思遂得補克健見爲收守圍人不須憂愁衣食
自道是十分僥倖豈知漸漸有人曉得他曾做僕射
過的此時朝政紊亂法紀廢弛也無人追究他的踪
跡但只是起他個混名叫他做看馬李僕射走將出
來時衆人便指手點脚當一場笑話看官你道僕射
是何等樣人官後槽是何等樣賤役如今一人身上
先做了僕射收場結果做得個看馬的豈不可笑却
又一件那些人依附內相原是冰山一朝失勢破敗
死亡此是常理留得殘生看馬還是便宜的事不足
爲怪如今再說當日全時有一個官員雖是得官不

正僥倖來的却是自己所操誰知天不幫襯有官無
祿並不曾犯着一個對頭並不曾做着一件事體都
是命裡所招下梢頭弄得沒出豁比此更爲可笑詩
曰

富貴榮華何足論
從來世事等浮雲
登。塲。傀儡。休。相。嚇。
請。看。當。梢。郭。使。君。

這本話文就是唐僖宗朝江陵有一個人叫做郭七
郎父親在日做江湖大商七郎長隨着船上走走的
父親歿過是他當家了真个是家資鉅萬產業廣延
有鴉飛不過的田宅賊扛不動的金銀山乃楚城首

是口口
別口

民之首江淮河朔的賈客多是領他重本貿易往來却是這些富人唯有一項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進小等秤出自家的歹爭做奸別人的好爭做歹這些領他本錢的賈客沒有一個不受盡他累的各各吞聲忍氣只得受他你隨爲何只爲本錢是他的那江湖上走的人排得暗暗辛苦在裡頭隨你儘着欺心弄彀還只是仗他資本營運畢竟有些便宜處若一下冲撞了他收拾了本錢去就沒蛇得弄了故此隨你剋剋只是行得去的本錢越弄越大所以富的人只會富了那時有一個極大商客先前領計他幾

錢寶案
又何如
篇以自
之

萬銀子到京都做生意去了幾年久無音信直到乾
符初年郭七郎在家想着這主本錢沒着落他是大
商料無失所可惜沒個人往京去一討又想一想道
聞得京都繁華去處花柳之鄉不若借此事緣往彼
一遊一來可以索債二來買笑追歡三來覷個方便
道個前程也是終身受用算計已定七郎有一個老
母一弟一妹在家奴婢下人無數只是未曾娶得妻
子當時分付弟妹承奉母親着一個都管看家餘人
各守職業做生意理自己却帶幾個慣走長路會事的
家人在身邊一而到京都來七郎從小在江湖邊上

長買客船上往來，自己也會撐得篙，搖得櫓，手脚快便，把些饑餐渴飲之路，不在心上。不則一日到了元來，那個大商姓張名全，混名張多宝，在京都開幾處解典庫，又有幾所緣段舖，專一放官吏債，打大頭腦的。至於居間說事，買官鬻爵，只要他一口擔當，事無不成。也有叫他做張多保的，只爲凡事多是他傑得過，所以如此稱呼。滿京人無不認得他的。郭七郎到京，一問便着他見七郎到了，是個江湖債主，起初進京時節，多虧他的幾萬本錢做樁，纔做得開張，得這個大氣。一見了，歡然相接，叙了寒溫，便帶他出來。

把轎去教坊裡請了幾個有名的衙前客，留侍宴主盡飲酒散後，就留一個絕頂的妓者，叫做王雲兒，相伴了七郎，在一個書房裡宿了。富人待富人，那房舍精緻，帷帳華侈，自不必說。次日起來，張多儂不待七郎開口，把從前連本連利一算，約該有十來萬了。就如數搬將出來，一手交完。口裡道：「只因京都多事，隨身不得，亦且挈了重資，江湖上難走，又不可輕易托人，所以遲了幾年。今得七郎自身到此，交明了此一宗實爲兩便。」七郎見他如此爽利，心下喜歡，便道：「在下初入京師，未有下處，雖承還清本利，却未有安

頓之所、所有煩兄長替在下尋個寓舍、何如、張多保道、
舍下空房、儘多閒時、還要招客、何況兄長通家、怎到、
別處作寓、只須在舍下安歇、待要啟行時、在下周置、
動身、管取安心無慮、七郎大喜、就在張家間壁一所、
大客房住了、當日取出十兩銀子、送與王賽兒、做昨、
日纏頭之費、夜間七郎擺還席、就央他陪酒、張多保、
不肯要他破鈔、自己也取十兩銀子來送、叫還了七、
郎銀子、七郎那里肯推來、推去、大家多不肯收進去、
只便宜了這王賽兒、落得兩家都收了、兩入方纔快、
活、是夜賓主兩個與同王賽兒、行令作樂、飲酒愈加、

熟分有趣，喚得酩酊而散。王賽兒本是個有名的上
 廳行首，又見七郎有的是銀子，放出十分掄拿的手
 段來。七郎一連兩宵已此着了迷魂湯，自此同行同
 坐，時刻不離左右，徑不放賽兒到家裡去了。賽兒又
 時常接了家裡的姊妹輪遞來陪酒，插趲七郎賞賜
 無算。那七郎見又有做生日打差買物事，替還債許多
 科分出來，七郎押金如土，並無吝惜，纔是行徑如此。
 便有幫閒鑽懶一班兒人出來誘他去蹴槽。大凡富
 家浪子心性最是不常，搭着便生根的見了一處就
 熱一處。王賽兒之外，又有陳嬌、黎玉、張小小、鄭翩翩

也其面
頭得此
豈知天
磨之乎
早知日
後所遇
此時非
存快活

幾處往來都一般的撒漫使錢，那夥閒漢又領了好些王孫貴戚好賭博的，牽來局賭，做圈做套，贏少輸多，不知騙去了多少銀子。七郎雖是風流快活，終久是當家立計好利的人，起初見還的利錢多在裡頭，所以放鬆了些手，過了三數年，覺道用得多了，捉捉後手看，已用過了一半有多了，心裡猛然想着家裡頭要回家來，與張多保商量，張多保道：「此時正是濮人王仙芝作亂，剽掠郡縣道路梗塞，你帶了偌多銀兩待往那里去？恐到不得家裡，不如且在此盤桓幾時，等路上平靜好走，再去未遲。」七郎只得又住了幾

得勝已
如此矣

日偶然一個閒漢叫做包走空包大說起朝廷用兵
緊急缺少錢糧納了些銀子就有官做官職大小只
看銀子多少說得郭七郎動了火問道似如納他數
百萬錢可得何官包大道如今朝廷昏濁正正經經
納錢就是得官也只有數不能勾十分大的若把這
數百萬錢拿去私下買賜了主爵的官人好歹也有
個刺史做七郎喫一驚道刺史也是錢買得的包大
道而今的世界有甚麼正經有了錢百事可做豈不
聞崔烈五百萬買了個司徒麼而今空名大將軍告
身只換得一醉刺史也不難的只要通得關節我包

第九

得

你做得來便是正說時恰好張多保走出來七郎一
同高興告訴了適纔的說話張多保道事體是做得
來的在下手中也弄過幾個了只是這件事在下不
說提得兄長做七郎道爲何多保道而今的官有好
些難做他們做得興頭的多是有根基有脾力親戚
滿朝黨與四布方能勾根深蒂固有得錢賺越做越
高隨你去割割小民貪污無恥其要有使用有人情
便是萬年無事呵兄長不過是自身人便弄上一個
顯官須無四壁倚仗到彼地方未必行得去就是行
得去時朝裡如今專一討人便宜曉得你是錢換來

其老處之

無不
如故
身亦
不
改

的略略等你到任一兩個月。有了些光景。便道。勾你
了。一下子就塗抹着。豈不枉費了這些錢。若是官好
做時。在下也做多時了。七郎道。不是這等說。小弟家
裡有的是錢。沒的是官。況且身邊現有錢財。總是不
便帶到家。何不於此處用了些。博得個腰金衣紫。
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賺得錢時。小弟家
裡原不希望這錢的。就是不做得興時。也只是做過
了一番官了。登時住了手。那榮耀是落得的。小弟見
識已定。見長不要掃興。多保道。既然長兄主意要如
此。在下當得效力。當時就與包大兩個商議去打關。

節那個包大走跳路數極熟張多保又是個有身家
幹大事慣的人有甚麼弄不來的事元來當時使用
的是錢千錢爲緡就用銀子准時也只是以錢筭帳
當時一緡錢就是今日的一兩銀子宋時却叫做一
貫了張多保同包大將了五千緡悄悄送到主爵的
官人家裡那個上爵的官人是內官田令孜的取納
戶百靈百驗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有個粵西橫
州刺史郭翰方得除授患病身故告身還在銓曹主
爵的受了郭七郎五千緡就把籍貫改注卽將郭翰
告身轉付與了郭七郎從此改名做了郭翰張多保

與包大接得。橫州刺史告身下。歡萬喜來見七郎。稱
賀七郎。此時頭輕脚重。連身子都麻木起來。包大又
去喚了一部梨園子弟。張多保置酒張筵。是日就換
了冠帶。那一班開演。曉得七郎得了個刺史。沒一個
不來賀喜。撮空大吹大擂。喫了一日的酒。又道是蒼
蠅集穢。螻蟻集羶。鵠鴿子莊。遑遑。七郎在京都。一向
搬沒有名。一旦得了刺史之職。就有許多人來投靠。
他做使令的。少不得官不成。牙爪威做都管。做大叔。
走頭站。打驛吏。欺估客。詐鄉民。總是這一千人了。郭
七郎身子如在雲霧裡。想衣錦榮歸。擇日也。

世情如此

小人得意之態

身張多保又設酒餞行。起初這些往來的閒漢姊妹，多來送行。七郎此時眼孔已大，各各賞發些賞賜，氣色驕傲，傍若無人。那些人讓他是個見任刺史，脊肩誦笑，隨他怠慢，只消略略帶去，口角悲着，就算是十分殷勤好意了。如此揠哄了幾日，行裝打迭已備，齊齊整整起行，好不風騷。一路且想道：我家裡資產既饒，又在大郡做了刺史，這個富貴不知到那里纔住。心下喜歡，不覺目逐賣弄出來。那些原跟去京都家人，又在新設的家人面前誇說着家裡許多富厚之處。那新投的一發喜歡道：是投得着好主了。前

路去耀武揚威。自不必說。無船上馬。有路登舟。看看到得江陵境上來。七郎看時。喫了一驚。但見

人烟稀少。閭井荒涼。溝前敗宇頽垣。一望斷橋枯樹。烏焦木柱。無非放火燒殘。豬白粉。蠟盡。是殺人。染就尸骸。沒主。烏鴉與螻蟻相爭。鷄犬無依。鷹隼與豺狼共飽。任是石人。須下淚。揔教鉄漢也傷心。元來江陵渚宮一帶地方。多被王仙芝作寇。殘滅里閭人物。百無一存。若不是水道明白。險些謊不出路。徑來七郎看見了。這個光景。心頭已自勞勞地跳個不住。到了自家岸邊。擡頭一看。只叫得苦。元來都弄

做了瓦礫之場、偌大的房屋一間也不見了。母親與姊妹家人等俱不知一個去向。慌慌張張走頭無路。着人四處找尋。找尋了三四日。撞着舊時隣人問了詳細。方知地方被盜。兵炒亂。弟被盜殺。妹被搶去。不知存亡。止剩得老母與一兩個丫頭。寄居在古廟傍邊。兩間茅屋之內。家人俱各逃竄。囊橐盡已蕩空。老母無以爲生。與兩個丫頭替人縫針補線。得錢度日。七郎聞言。不勝痛傷。急急領了從人。奔至老母處來。母子一見。抱頭大哭。老母道。豈知你去後家裡遭此大難。弟妹俱亡。生計都無了。七郎哭罷。拭淚道。而今事

此特可
謂極厚
釋矣

已到此痛傷無益虧得兒子已得了官還有富貴榮
華日子在後面母親且請寬心母親道見得了何官
七郎道官也不小是橫州刺史母親道如何能勾得
此顯爵七郎道當今內相當權廣有私路可以得官
兒子向張客取債他本利俱還錢財儘多在身邊所
以將錢數百萬勾幹得此官而今衣錦榮歸省看家
裡隨即星夜到任去七郎叫從人取冠帶過來穿着
了請母親坐好拜了四拜又叫身邊隨從舊人及京
中新投的人俱各磕頭稱太夫人母親見此光景雖
然有些喜歡却嘆口氣道你在外邊榮華怎知家丁

第七回

蓋散分文也無了。若不營勾這官，多帶些錢歸來，用度也好。七郎道：「母親誠然女人家識見，做了官，怕少錢財。而今那個做官的家裡，不是千萬百萬連地皮多捲了歸家的？今家業既無，只索撒下此間，前往赴任，做得一年兩年，重撐門戶，改換規模，有何難處？」兒子行囊中還剩有二三千緡，儘勾使用。母親不必憂慮，母親方纔轉憂爲喜，笑逐顏開道：「虧得兒子崢嶸，有日奮發，有時真是謝天謝地。若不是你歸來，我性命只在目下了。而今何時可以動身？」七郎道：「兒子原想此一歸來，娶個好媳婦，同享榮華。而今看這個光

景等不得做這事了。且待上了任，再做商量。今日先請母親上船安息。此處既無根絆，明日換個大船，就做好日，開了罷。早到得任一日，也是好的。當夜請母親先睡在小船中，了茅舍中破鍋破竈破碗破罐盡多搬下，又分付當值的，僱了一隻往西粵長行的官船。次日搬過了行李，下了膽口，停當燒了利市神福，吹打開船。此時老母與七郎俱各精神榮暢，志氣軒昂。七郎不曾受苦，是一路興頭過來的，雖是對着母親，覺得滿盈得意，還不十分怪異。那老母是歷過苦難的，真是地下起昇在天上，不知身子幾都大了，一

路行去過了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州北江漂有个佛
寺名喚兜率禪院舟人打點泊船在此過夜看見岸
邊有大檣樹一株圍合數抱遂將船纜結在樹上結
得牢牢的又釘好了椿樑七耶同老母進寺隨喜從
人撐起傘蓋跟後寺僧見是官員出來迎接送茶私
問來歷從人答道是見任西寧州刺史寺僧見說
是見任官愈加恭敬陪侍指引各處游觀那老母但
看見佛菩薩像只是磕頭禮拜謝他覆庇天色晚了
俱各回船安息黃昏左側只聽得樹梢呼呼的風响
須臾之間天昏地黑風雨大作但見

封姨逞勢異二施威空中如萬馬奔騰。樹子
軍擁杏浪濤澎湃分明戰鼓齊鳴。岸上驚惶
霹靂震山中。唬虎驚水底老龍驚。盡知巨樹可
維舟。誰道大風能拔木。

衆人聽見風勢甚大。心下驚惶。那稍公心裡道。是江
風雖猛。虧得船繫在極大的樹上。生根得牢。萬無一
失。睡夢之中。忽聽得天崩地裂。價一聲。响亮。元來那
株楠樹。年深月久。根行之處。把這些幫岸。都拱得鬆
了。又且長江巨浪。日夜淘洗。岸如何得牢。那樹又大
了。本等撐風。怎當這一隻狼狽的船。盡做方生根在

寶林
目不知
莫不事

這樹上風打得船猛，船牽得樹重，樹越着風，威底下根在浮石中，絆不住了。豁刺一聲，竟倒在船上來。把隻船打得粉碎，船輕，樹重，怎載得起？只見水亂滾，進來，船已沉了。船中碎板片片而浮，睡的婢僕盡沒了。水說時遲，那時快，稍公慌了手脚，喊將起來。郭七郎夢中驚醒，他從小原曉得些船上的事，與同稍公竭力死拖住船纜，纔把個船頭湊在岸上，攔得住。急在船中水裡扶得個母親，撓到得岸上來，逃了性命。其後稍人等，船中什物行李，被幾個大浪滾來，船底俱散盡，漂沒了。其時深夜昏黑，山門緊閉，沒處叫喚，只

得披著濕衣，三人掙胸跌脚，價呼苦，守到天明，山門開了，急急走進寺中，問着昨日的主僧，主僧出來看，見他慌張之勢，問道：「莫非遇了盜麼？」七郎把樹倒舟沉之話，說了一遍。寺僧曾走出看，只見岸邊一隻破船沉在水裡，岸上大楠樹倒來壓在其上了，喫了一驚，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一同稍公到破板船中，遍尋東西，俱被大浪打去，沒討一些處，連那張刺史、的告身，都沒有了。寺僧權請進一間靜室，安住老母。商量到零陵州州牧處，陳告情繇，等所在官司，替他動了江中遭風失水的文書，還可赴任計議。巴定有

煥寺僧一往寺僧與州裡人情厮熟果然叫人去報
了誰知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拚福輕人

那老母原是兵戈擾攘中看見殺兄掠女驚壞了再
甦的怎當夜來這一驚可又不小亦且好漢俱亡生
資都盡心中轉轉營楚而如臘盡蠟食不進只是哀
哀啼哭臥倒在床起身不得了七郎愈加慌張只得
勸母親道畱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雖是遭此大禍
兒子官職還在只要到得任所便好了老母帶着哭
道兒你娘心胆俱碎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了還說這

所狀亦
先原道
之人

太平的話則甚。就是你做得官娘。看不着了七郎一點癡心。還指望等娘好起來。就地方起個文書。前往橫州到任。有個好日子。在後頭。誰想老母受驚太深。一病不起。過不多兩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七郎痛哭一場。無計可施。又與僧家商量。只得自往零陵州。哀告州牧。州牧幾日前。曾見這張失事的報單。過曉得是真情。畢竟官官相護。道他是隔省上司。不好推得乾淨身子。一面差人替他殯葬了母親。又重重賁助他盤纏。以禮送了他出門。七郎虧得州牧周全。幸喜葬事已畢。却是丁了母憂。去到任。不得了。寺僧看

見他無了根蒂漸漸怠慢不肯相留要回故鄉已此
無家可歸沒奈何就寄住在永州一個船埠經紀入
的家裡原是他父親在時走客認得的却是囊橐俱
無止有州牧所助的盤纏日喫日減用不得幾時看
看沒有了那些做經紀的人有其情誼日逐有些怨
咨起來未免茶連飯氣妨長體短七郎覺得了發話
道我也是一鄉之主當是一路諸侯今雖丁憂後來
還有日子如何恁般輕薄店主人道說不得一鄉兩
郡皇帝失了勢也要忍些饑饉喫些相觸何況於你
是未任的官就是官了我每又不是什麼橫州百姓

怎麼該供養你，我們的人家，不做不活，須是喫自在，食不起的。七郎被他說了幾句無言可答，眼淚汪汪，只得含着羞，到了再過兩日，店主人的尋事炒鬧，一發看不得了。七郎道：「主人家，我這裏須是異鄉，並無一人親識，可歸一向叨擾，府上情知不當，却也是沒奈何了。你有甚麼覓衣食的道路，指引我一個兒。」店主人道：「你這樣人，種火又長，掛門又短，郎不郎秀不秀的，若要覓衣食，須把個官字兒鬧起，照着常入傭工做活，方可度日。你却如何去得？」七郎見說到傭工做活，氣忿忿地道：「我也是方面官，員怎便到此地位？」

衙門人
朱色

各待過
朱色

思想零陵州州牧前日相待甚厚不免再將此苦情告訴他。一番定然有個處法。難道白白餓死一個刺史在他地方了不成。寫了個帖。又無一個人跟隨。自家袖了。歲歲。走到州裡衙門上來。遞那衙門中人。見他如此行徑。必然是打抽豐。沒廉耻的。連帖也不肯收。他的。直到再三央及。把上項事一一分訴。又說到替他殯葬。厚贈臨行之事。這却衙門中都有曉得的。方纔肯接了進去。呈與州牧。州牧看了。便有好些不快活起來。道。這人這樣不達時務的。前日吾見他。在本州失事。又看上司體面。極意周全。他去了。他

如何又在此纏擾、或者連前日之事未必是真、多是神棍、假裝出來騙錢的、未可知、縱使是真、必是個無耻的人、還有許多無厭足處、吾本等好意、却叫得引鬼上門、我而今不便追究、只不理他罷了、分付門上不受飽帖、只說藥不見客、把原帖還了、七郎受了這一場冷淡、却又想回下處、不得住在衙門上、守他出來時、當街叫喊、州牧坐在轎上問道、是何人叫喊、七郎口裡高聲答道、是橫州刺史郭翰州牧道、有何憑據、七郎道、原有告身、被大風飄舟失在江裡了、州牧道、既無憑據、知你是真是假、就是真的、資發已過如

氣力拚
極方這
空名不
可收帆
果是字
醫

何只管在此纏擾，必是光棍姑餓打懶。走左，右，虞候
看見本官發怒，亂捧打來，只得閃身子，開了來。一句
話也不說得，有氣無力的，仍舊走回下處，悶坐。店主
人早已打聽他在州裡的光景，故意問道：「適纔見州
裡相公相待如何？」七郎羞慚滿面，只嘆口氣，不敢則
聲。店主人道：「我教你把官字兒閣起，你却不敢聽我直
要受人怠慢，而今時勢就是個空名宰相也，當不出
錢來了。除是靠着自家氣力，方拚得飯喫，你不要癡
了。」七郎道：「你叫我做甚？」勾當好店主人道：「你自想身
上有甚本事？」七郎道：「我別無本事，止是少小隨着父

親涉歷江湖，那些船上風水當稍拿舵之事，儘曉得。些店主入喜道：「這個却好了，我這里埠頭上來往船隻多，儘有缺少執梢的，我薦你去幾時，好歹覓幾貫錢來，餓你不死了。」七郎沒奈何，只得依從。從此只在往來船隻上，替他執梢度日。去了幾時，也就覓了幾貫工錢，回到店家來。永州市上人認得了他，曉得他前項事的，就傳他一個名，叫他做當稍郭使君。但是要尋他當梢的船，便指名來問郭使君。永州市上編成他一隻歌兒道：

問使君，你緣何不到橫州郡？元來是天作對，不作

你假斯文把家緣結果在風一牌舵牙當執板纜
纜是拖紉這是榮耀的下梢頭也還是把着舵兒
穩詞多掛枝兒

在船上混了兩年雖然挨得服滿身邊無了告身去
補不得官若要京裡再打關節時還須照前得這幾
千緡使用却從何處討見得這話休題了只得安
心塌地靠着船上營生又道是居移氣養移體當初
做刺史便像個官員而今在船上多年狀貌氣質也
就是些篙工水手之類一般無二可笑個一郡刺史
如此收場可見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算不得帳的上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三

覆世間人不要十分勢利聽我四句口號

富不必驕

貧不必怨

要看到頭

眼前不筭